

## 马塘浴室

□新明

芬芳  
一叶

旧时，如东县马塘镇堂子巷一浴室原商号东堂子，民国初年改商号为又日新浴室。20世纪30年代末，由邵氏经管，是一家老字号浴室了，直至1956年进入合作企业。浴业是个季节性行业，大多春夏歇业、秋冬开汤。“堂子巷里的灯笼天天挂”，这话是马塘人的一句口头禅。当年堂子巷口邵氏屋檐下，常年高悬一盏玻璃灯（灯的外罩），每到开汤季节的傍晚，店家就会早早燃上一盏“洋油灯”放置在高悬的玻璃灯罩里，远远望去，人们便知今日有澡洗了。

那时，冬天沁骨阴冷，稍上年纪的人在家捂着被子，还是冷。没办法喝碗热开水，就冒着寒风去澡堂子烫暖身。澡堂地处镇中心地段，推开木门，来到浴室大堂，店主笑脸相迎：“来烫暖啦。”进入浴池，举起厚厚的大棉花窗帘，倏地暖和多了，进门，服务生亲热地递上一块热毛巾过来：“揩揩面。”毛巾滚烫，舒服多了。

认好铺位，脱净衣服，进入大水池子，就像下饺子似的一堆人泡着。先搁两只脚进去，若水烫，不免牙齿缝里丝丝地透起；再过一会儿，半个身子没下去，再浸至颈部，水温包裹全身，先是暖，继而热，等全身开始刺刺地痒起来、呼吸困难了，通体开始流汗。这时哗啦一声出水，在池边坐会儿，喘上两口气。如果是老人家都有家人陪来洗澡，给他搓背、穿衣。

浴室里有各种业务，如擦背、捶背、修脚等。当年服务的有吉庆根父子、陈有章、蔡有根。擦背主要贪图师傅从头到脚，一通全身按摩，师傅拧紧毛巾全身通擦。早年间，擦背有些贵，要这服务的人少，后来日子好过一些，不少人要擦背，师傅就供不应求，要排队。三天两头洗澡的人没多少污垢，三下五除二就能净身。倒是碰上节俭的人，擦背师傅擦了一遍又一遍，满头大汗，就摇头苦笑：“我要你的钱，你要我的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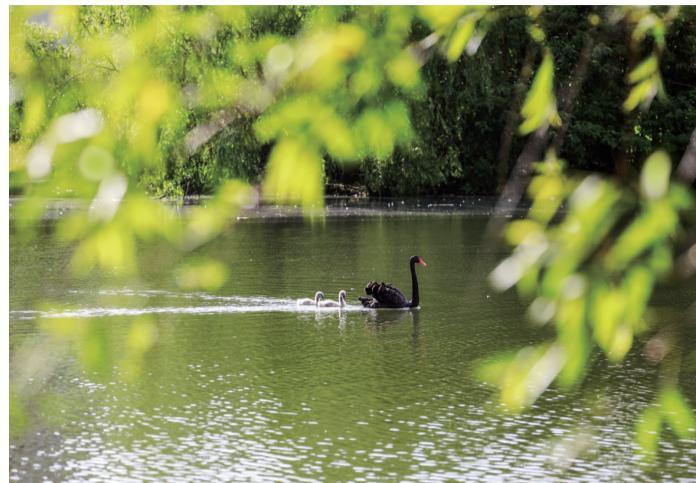
皮肤接触，是亲人也是友情表达爱意的最自然、最直接的方式。上了年纪的人去洗澡有父子同行，一同洗澡，子帮父擦。也有朋友同去洗澡，相互擦背，关系自然比一般人铁。

好的师傅都能聊，而且兼通各门。比如擦背时一看人缩肩，就觉得肩痛了。一看谁腿上有个疤，哪伤了？然后就是一大通出口成章的养生之道。老年间剃头师傅管半个跌打医生，擦背师傅也顶半个保健医生呢。

修脚师傅吉庆根，东台县人氏，10多岁跟父亲学修脚手艺，曾在如皋城内浴室待过多年。约20世纪20年代初，邵家邀他父子俩来到堂子巷澡堂，人称“东堂子”，从此定居下来。吉师傅常向人夸耀：“古人说扬州三把刀，其中就有我手里的一把修脚刀……”的确，他修脚掌握了削鸡眼、剔嵌甲、捏脚丫、放血这四项手艺的硬功夫。削“鸡眼”就像雕刻工捧着艺术品精雕细刻，他用小刀轻轻地把“鸡眼”的硬皮从嫩肉中挑离出来。轻手巧挖，毫无痛感。“嵌甲”他用薄而锋利的尖刀又削又挑，就把硬指甲从脚的嫩肉中剔了出来。“捏脚”这是一种按摩兼推拿术，它可使脚肌放松，有活血通经之效。“捏脚”不可与今日热水泡脚同日而语。欢喜“捏脚”“刮脚”的人，他能用小刀背在脚丫间刮来刮去，使人惬意得神魂颠倒、乐不可支。

洗完了澡，大家都爱赖在床铺上休息。浴室一般无茶，雅座可泡上一杯，让全身被蒸发的水分得以补充。有些老人家泡完澡后，就敬上一支香烟给茶房，“给我去叫碗馄饨。”茶房就把烟别在耳朵上，出门买了馄饨回来，老人稀里呼噜吃掉了。

浴室人多，洗多了就成了朋友，谈天说地，哪天聊得高兴了，结账时有的“会东”让对方洗个白大澡。伫立寒风中，身体暖暖的，全身变轻，各自道别：“明儿见！”“明儿见！”



清凉 吴有涛

## 新桥缘

□陈美琳

玉兰  
一瓣

与新桥的缘分，得从40年前说起。

二伯替换了叔公的工作，娶妻生子，单位和个人集资，分到了新桥新村一套两室的房子，虽然位于底楼采光不好，但有个小院子，院内搭搭建建，就多出了一个房间和一个储物间，生活空间见着宽敞起来。对于生在南通西北角农村的我们来说，二伯已然进了城，过上了城里人进工厂、住公房的风光日子。那时的二伯是个开朗热情的汉子，每年正月里，总会邀请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到新桥做客，而我们也会穿上干净的衣服梳洗整齐，或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一家人浩浩荡荡地进城和二伯一家团聚叙旧。那时的新桥新村在我的眼里可真气派啊！高高伫立的楼、郁郁葱葱的树、人来车往的路、摩肩接踵的菜场、衣着靓丽的人们，构成了幼年的我心中城市的模样，憧憬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在城市里生活，父母也常常教育我要好好学习考大学才能走出农村过上城里人体面的日子。

十几年后当我跨入大学校门，报到的第一天便遇到了往后的人生闺蜜李毛毛，她的身上有一种熟悉的气息吸引着我，明亮豁达又充满烟火气、勤劳质朴又透着股聪明劲儿。我们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泡同样的网吧、骑同一辆车，在那段青葱岁月里好得像一个人，但这种如影随形的好又困惑着我，我没法认知这种妥帖的熟悉从何而来，甚至觉得她是我失散多年素未谋面的妹妹，直到有一天她无意中说起自己住在新桥新村，小时候在文亮小学和新桥中学念过书。一切自有解答，原来之前的十几年我们每年都有几天待在同一个小区里，也许我在大雪松下玩耍时她正从新桥车站旁走过，也许她在新桥菜场外的玩具小摊上流连时我正在不远处的枇杷树下闲坐。之后便

常常去李毛毛家玩，位于二楼的两居室，小小的卫生间只容得下一只马桶和一方面盆，太阳升到正空时，阳光才能透过高大的水杉树照进屋内，此时的新桥新村已经不复儿时的光鲜，斑驳的外墙散发着浓浓的年代感。

20年后的今天，我早已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员，当去年接到改造老旧小区工作任务时，冥冥中就觉得新桥新村会列在我的任务清单里。施工进场前，我独自去了一趟新桥新村，春寒料峭的二月，密布的彤云更增添了肃杀寒冷的气息，枯树尚未发芽，只有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小区里行人稀少，菜场周边几个老人在闲谈。陈年水渍和各种电线挂满外墙、杂物堆满黑漆漆的楼梯间和公共阳台、无序疯长的藤蔓占据着压顶颓败的花坛，破损的道路边停满了布满灰尘的汽车。新桥新村早已失去了芳华岁月，在周边新生建筑的映衬下，更显得残破不堪，我的心有隐隐的痛，也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里改造成安居乐园，不仅留住我儿时的记忆，更要留住新桥几代人家园成长的记忆。

今年初夏疫情散去，我特意再去了一趟新桥新村，之前黑压压、乱糟糟的感觉早已不复存在，映入眼帘的是封闭管理、井然有序的小区。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违章建筑不见踪影、米黄与朱红搭配的外立面明亮而清爽、铁艺院墙兼顾了底楼住户的美观与采光需求、公共楼道和阳台只见崭新的门窗和雪白的墙壁、更新的绿化景观与保留的原生树木相得益彰、几处小广场上乐声悠扬舞步齐整、改造后的停车位风格统一布局合理、电动车也有了集中充电的防雨车棚、新桥公交站和大雪松焕发新貌见证着老小区的历史变迁。

走在新桥菜场里、走在院墙广场边、走在绿荫廊架下，看着老人和娃娃们怡然闲适，改造施工过程中的艰难委屈都一扫而空，我的笑容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漾上来。

## 与一只梨对视

□朱洪海

心窗  
片羽

桌上放着一只梨，一只与我对视了许久的梨。

这只梨极其普通，淡绿色的表皮，带着稀疏而均匀的斑点，整体形态不是非常端正，微微偏向一侧，我猜测它是一只生长在背阴处的梨，那一侧生长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阳光照耀。它应该属于香梨系列，个头不大，也无特殊口味。它的果柄部位被掰折得只剩下极短的末端，柄的截面已是枯枝般的焦黑色泽，想必离开当初给它营养、给它水分、给它呵护的母体的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一侧的表皮上有几道刮痕尤其显眼，已经呈现出深褐色的模样，如同新手司机的轿车前后保险杠上拐弯时蹭出的痕迹。

它在我桌上摆放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没有被吃掉，也没有被拿走。记得一个星期前，它和一个桃子、一个苹果一起被洗净了放在了果盘中，端到了我面前。因为我只吃梨，所以它被分给了我。而我也许是只顾着手头的工作无暇顾及吃它，或是被其他事情干扰而忘记吃它，反正无论如何，一定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它明明就摆在那里，却被冷落了、被遗忘了，孤单而又寂寞地放在了一堆笔和纸的中间。它的两个同伴——那只苹果和那只桃子，应该在当天就被削皮、啃食，变成一个果核以及一堆果皮收入垃圾桶里，然后随着垃圾车被清运而不知所踪了。而它，虽然长时间的摆放让它的水分有些流失，摸上去的手感稍有些变软，但，至少它还是一只梨，一只完整无缺的梨，一只和它的主人默默对视了一个星期的梨。

我估计，在不久前的某一天，它应该还挂在某地的某棵梨树的枝头，和众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晃荡，享受着山风的吹拂、沐浴着阳光的照耀。清晨，可以看晶莹的露珠在它的身上缓缓流淌，听可爱的鸟儿在它的耳边欢快吟唱；夜晚，可以看星星在深蓝的夜空眨眼，和着树下青草中的啾啾虫鸣安然入眠。那应该是它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吧。春日里，满树雪白的梨花开放，蜂飞蝶舞；接着，一只只细小的嫩梨隐藏在树叶间慢悠悠地生长着；夏日的骄阳下，枝头硕果累累，长成的梨压弯了褐色的枝条。在这一路成长的历程中，它们的身后一定有农人憨厚的笑容与欣慰的眼神。

后来，它和它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一起被采摘、收购、转运、批发，摆放到了水果超市的货架上接受人们的挑选。再后来，它在挑挑拣拣中被带回了我的家中，洗净后放在了我的桌上。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没有早一点，也没有晚一点，一切都是恰到好处而又顺理成章。用数学上的概率、可能性、百分比等专业数据来表示的话，那应该是一个极其巧妙而又惊人的数字。假如说，它是一只在最初就计划着来到一个全然陌生之地的陌生的我面前的梨的话，那它该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克服了多少的困难，才实现了这最终的目标啊。当然，以上的一切几乎全出自我的臆断和假设，权当无聊的胡思乱想。

现在，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水果刀就在旁边，而我刚好有空且渴了，这梨吃还是不吃呢？